

## 檸檬味的「橄欖樹人」

橄欖樹樹不驚人，適應性強，口碑人緣都不錯。因為枝葉被鴿子銜給了方舟裏的諾亞，便成了和平與希望的象徵。而四十年前，在三毛、李泰祥、齊豫聯袂奉獻的那首歌裏，橄欖樹又與天空飛翔的鳥兒、山間輕流的小溪和寬闊的草原一樣，是自由靈魂的寄託。

在互聯網的肥沃土壤上，網民巨大腦洞噴灑的甘霖，又滋生生長出了一個新物種——「橄欖樹人」。憑直覺，也會知道這是個綠色無公害的物種。我們身邊，都不乏這種人。他（她）們性格平靜，待人隨和，做事能力卻一般，對其他人都報之以崇拜佩服的眼神，口頭禪往往是半自嘲半道歉地說「我是不是太笨了」。總之，在「橄欖樹人」的世界中，和平鴿展翅高飛，風輕雲淡。

而像諸葛亮的伯樂司馬徽那樣，有名的「好好先生」，不分美醜妍媸，對誰都說好，其實不算「橄欖樹人」。水鏡先生心如明鏡，有大智慧，只不過處事豁達，明哲保身，寧願和稀泥。

真正的「橄欖樹人」也分為不同品種。一種是「小白」，確然是自信心不足，也甘於平庸，打雜做跟班，看到別人都驚為天人。你隨便寫兩三頁策劃方案，在「橄欖樹人」看來都超讚、好犀利，彷彿如《永樂大典》般不朽。對於分派的任務，來者不拒，儘管可能最後又搞砸了。也有一些並非天然逆來順受，而是長期負重前行之後，被磨平棱角的蛻變。

另一種介乎「好好先生」與「小白」之間，本身有某方面優點，也有很多不足，眼光比較敏銳，善於發現別人的長處。對此既充分認可肯定，但或多或少又有些不太服氣，略略的微酸，便是檸檬味的「橄欖樹人」了。這一品種分布也更廣，五湖四海，各行各業都有。不怕笑話，筆者也是其中之一呢。

**瓜園** 蓬山  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  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## 神奇5分鐘

你一定也體驗過「神奇5分鐘」吧。

在搖搖晃晃的巴士上酣然入睡，巴士全程是一個小時或許更久，沿途要經過十多二十個站，但很神奇之處在於，無論我睡得如何，總能在到達自己要下車那站的前五分鐘自然醒來。無論是去上班，還是下班回家，屢試不爽。每次醒來之後，我腦海中總會迅速閃過「哲學三問」：「我是誰？我在哪？我要去哪裏？」短暫的迷茫之後，就會很快搞清楚狀況，衝下巴士。

網上一查，才知道有許多人都有過類似的經歷，而其中不少人跟我一樣，都想知道這種神奇經歷背後的原理。有人嘗試對這種現象做出過解釋，認為這是「淺睡眠」的表現，人雖然覺得自己已經睡着，但其實大腦和感官還是很敏銳地接受着、「監視着」外界的信息，如果聽到巴士上報出相應的站名，大腦就會喚醒身體。

但是我卻覺得這個理論有些漏洞，香港的巴士報站，大多只有文

字提示，並沒有語音提示。再說這種「神奇5分鐘」還有另外一個表現，那就是尚在學校讀書時，在上課的時候睡着，但總能在下課前5分鐘自然醒來……如果說上述「淺睡眠」理論中的巴士報出的站名還有規律可循，那不同課程、不同老師下課前5分鐘講的內容，都是完全不同的，大腦怎麼知道會什麼時候叫醒我們呢……而且印象中，無論是巴士上的酣睡，還是課堂上的小眠，時間雖然不算長，但都特別的香，一覺醒來神清氣爽，怎麼也不是「淺睡眠」的感覺。

想來這種「神奇5分鐘」或許更可能與「生物鐘」相關，坐慣了的巴士和學校的課程，時間都是相對固定的。或許在結束之前5分鐘，是「生物鐘」的喚醒造就了這「神奇5分鐘」吧。

**大川集** 利貞  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## 必讀不必讀

四月廿三日世界讀書日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鋒的《不必讀書單》又被翻出來重發。雖然有幾個版本，這個書單大致包括：絕大多數中國古典小說、絕大多數從「五四」到一九四九年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、絕大多數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、絕大多數當代中國人寫的歷史小說、絕大多數西方通俗小說、所有名著的續書、很多經典的哲學著作、所有成功學、心靈學、雞湯類書、所有陰謀論類書。

這份書單在二〇一八年發表時引起過爭議。嚴鋒是文學教授，他心目中不必讀的書和數學、物理、經濟各系教授的應該不同。這裏不是要討論他的判斷是否精準，而是同時恰巧看到教育部推薦的小學生必讀書目。從一年級開始，每學期至少五本，一半多都是翻譯文學，包括《夏洛的網》《小王子》等經典西方作品，也包括《三國演義》《時間機器》這些在我看來超綱的著述。

我的淺見，如果是業餘讀物，純粹從興趣出發，那就應該允許多元。有人愛讀機械修理，有人喜歡烹飪料理。正襟危坐者斥為「垃圾」的作品可能在特定情境中是足以攻玉的「他山之石」，給人啟迪，予人希望，與作者文筆、文壇地位、專家點評都沒有直接關係。

必讀與不必讀，不外乎基於有用、沒用，或有趣、無趣的判斷。應考有必讀書，專業有必讀書，無法躲避，無可奈何。但讀書最終要求諸本心。興趣是最好的老師。如果為了引導孩子熱愛閱讀，終身學習而硬性規定一些成年人覺得有益的書籍，效果只怕會適得其反。

**墟里** 葉歌  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## 潮流與潮語

吃過晚飯，看看天還沒暗透，和女兒出門散步。我說，前幾天咱們在天橋廣場散步，我寫到「作文」裏了。女兒問，那你寫我了嗎？我說，當然。她又說：你不會把我「黑化」了吧？聽她這麼說，我忽然有些懵，剛十歲的孩子，不知從哪兒學來「黑化」這個詞。

女兒所說的「黑化」，應該是「醜化」的意思。而在網絡文化中，「黑化」是ACGN（Animation、Comic、Game、Novel的縮寫）亞文化圈的術語，意思大概是人格崩壞。不過，這個詞早已「破壁」而出，在大眾媒體上時有所見，泛指文藝作品中的角色，或現實生活中的人在精神和品格等方面趨於陰暗和消極的變化，和「醜化」並不完全一樣。

## 偶遇

人與人有許多機會偶遇。

有時在街上會遇到彼此相處不錯的老同事、老熟人，雙方一聲驚叫，大聲寒暄，有時間恨不得到快餐店喝杯咖啡，或吃個茶餐，坐下來互問別來無恙，近況可好。事後還會不時引為快事。若是關係很一般，之間甚至有過不悅，也會淡淡一笑，致個問候，總不至黑着臉擦身而去。

現在有的偶遇發生在虛幻世界。各種社交媒體的群圈可以讓你找到舊雨，也會讓你結識新朋。想找誰在群組說一聲，就有熱心人把消息發出，不出三五個群組，就能找到想找的人。有些新朋也通過群圈聯繫上你，或一番噓寒問暖，或有事相求。

## 美杜莎

一個婦人因吸毒產生幻覺，將自己的女兒殺死並肢解，報紙上的描述極度血腥，令人難以置信有人會如此對待親生女兒。作為人父的我極為痛心，每一個孩子都應該毫無保留地信任自己的父母，難以想像自己的親母竟殘忍地將自己活生生地殺死。婦人悲慘的經歷是事件的遠因，毒品造成的精神錯亂則是導火線，我們同情女孩，但也不向這病婦擲石頭，這宗悲劇，痛的應該是社會上的每一個人。

醫生判斷婦人因毒品造成精神錯亂而錯手殺人，所謂精神錯亂，於分析心理學中的理解是當「自我」十分脆弱而且毫無準備下，突然被扯進深層的潛意識之中，受深層精神中的原型所影響的一個狀態。

我沒有追問女兒從哪兒「學」到這個詞，這畢竟不是什麼髒言穢語，頂多算二次元的某種「黑話」。而隨着她日漸長大，肯定還會學到更多，有些想必是今後的我完全無法懂得的。

語詞是文化的外衣。識別文化差異的最方便的辦法，大概就是聽人說話，尤其是「黑話」。「我和他沒話說」，多半是缺少共享的文化圈層。「沒話找話」，則代表了「出圈」的努力。互聯網技術在勾連萬物的同時，也製造着文化落差和阻隔。

前幾天，有一支名為《後浪》的視頻很火。其實，「後浪」的襲來，本是人間常態。演講者何冰在視頻裏熱忱地告訴「後浪們」：不用活成我們想像的樣子。這

我對自己的文章通常不自我宣傳。我們那代人受的教育是「好貨不愁賣，有麝自然香」。這在今天的名利場會吃點虧，好在從年輕時也算見過彩虹，不太當一回事。有的文章偶被熟人發現，特別是好舞文弄墨的一般都會有些欣喜，轉到群中，便會收到一些多年兩不相知的熟人同學的好話。有些文章也會引起一些背景相同的陌生讀者回應。他們補充了我對某人某事的回憶，有的會更正文章的錯漏，說得都很客氣，讀來也很暖心。我的小說、散文、隨筆文字基本上是安靜的，喜歡我文字的讀者多是性格平和的人，所以我們的溝通都極少洶洶之勢，又不似白開水淡而無味，卻更似清酒堪耐品嘗。

## 美杜莎

婦人因個人的經歷造就了脆弱的自我，受毒品影響下，被扯進混沌的無意識中，行為當然是顛三倒四，但其出現的幻覺卻與原型有關。

報道中婦人自稱為「女神」，稱同事為「蛇妖」，這些影像都是深藏集體潛意識之中，一般人均以神話或故事去接觸這些原型符號，但當人被動地陷入深層精神時，這些原型符號就會與現實混為一體，整個脆弱的「自我」被深層精神吞噬，缺乏分別真假的能力。

婦人的幻覺中出現「蛇妖」這個形象，而極負盛名的蛇妖，當然是希臘神話中的美杜莎。她頭上長有毒蛇，背上一對蝙蝠翼，口裏長着一對獠牙，任何直望她雙

當然是勉勵和祝願。不過，並不是什麼新話。五四運動以來，讓後一代按照自己的想法生長，縱未完全實現，也是代際問題上最有道義感的看法。魯迅在《故鄉》中早就說過，「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，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」。

事實上，從來也沒那個「後浪」活成過「前浪」想像的樣子。文化更迭未必洶湧澎湃。某句「黑話」悄然流行，透露着「浪奔、浪流」的消息。寬容彼此的「黑話」，而不是互相「黑化」，或許是「前浪」與「後浪」一起奔湧的基本守則吧。

**知見錄** 胡一峰  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有位大學校友告知，他把我一篇文章發到了髮小圈中，有位女士很喜歡。原來她對這份百年老報有家族情感，她的父親是這份老報當年的合夥人之一，也就是說她是百年老報的後人。她關注着老報的嬗變，與高層也有聯絡。

老同學非讓我們互加微信不可。我想的卻是若到北京，一定去拜訪她，感謝她關注老報和喜歡我的文字。

這次網上偶遇令我意外，又有喜悅和興奮。

她是一名退休教師。

**人與歲月** 凡心  
fanxinw@hotmail.com  
逢周三、五見報

眼的人都會變成石頭。原來美杜莎未變成蛇妖前，有着一個悲慘的故事，她原是一個美麗動人的少女，是雅典娜神殿內的祭司，可惜海神波塞頓垂涎她的美色，在神殿內把她強暴。雅典娜對此十分憤怒，於是詛咒她成為蛇妖，任何直視她眼睛的男人都會變成石頭。命運對女性從不公平，一切後果都由她們承擔，海神作的惡，卻要美杜莎所承受，而美杜莎自此便成為蛇蠍外貌惡毒心腸的代名詞。也許，婦人的幻覺，並不是純粹的巧合。

**象訴** 馮俊彥  
instagram.com/symbol\_talk/  
逢周五見報

高窟也繪有騎射較量的壁畫；例如北周時繪須達太子向善覺國王的女兒求婚，應約比試策馬和射箭，以七面鐵鼓為靶，是當時比賽真實而生動的寫照。一些古籍也有零星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，已有騎技、馬術、馬車競快等活動。

古代甘肅一帶，本來大多是黃河的河曲馬；自漢武帝時引入胡人大宛汗血馬，後又經絲綢之路引進烏孫天馬和波斯驪馬等，品種顯著改良和優化。正如唐代詩人杜甫所詠：「鋒棱瘦骨成，竹批雙耳峻，風入四蹄輕，所向無空闊……」；亦如元代楊載形容：「朝趨欲出飛鳥上，夕逝直與奔星齊。」敦煌城西南有一座古石壩，攔成小湖，名叫黃水壩，原名渥洼池。據說，當年漢武帝流放到此地，利用泥人誘捕得一匹行千里的天馬，能飛奔如行空；自古以來，甘肅駿馬聲名大噪。

**聞性聞情** 李英豪  
逢周五見報

不過，藝術的創作往往神奇又具有魔力，在持續了兩個月左右的「痛苦」之後，他猛然發現，自己好像找到了方向，「在這種體驗中我自己是有些突破的，特別是在寫粵語聲樂作品上，起碼有四五樣（技能），摸索到了門道。」

說到改編，不可避免地要討論應否忠於原著的話題。盧定彰的見解讓我頗覺新鮮：故事始終是一個載體，而改編的藝術形式才是最重要的，「如果故事能引發你對另一種藝術的觸動，那就是改編的意義。我並不是簡單地用音樂來『描述』故事。」

**以夢為馬** 管樂  
逢周五見報

## 朝趨欲出飛鳥上



日常乘輿和狩獵等用途外，也作為競快或騎射比賽等體育活動。一九七二至七三年間，嘉峪關出土的磚畫中，其一繪獵人驅馬彎弓向左奔馳，追逐一隻中箭仍逃跑的鹿；其二繪一女騎手策一匹飛奔的駿馬，返身急射，而一隻野兔頸部中箭逃遁。二者和附圖的筆調、畫法、用色、馬兒邁開大步的形態相近，如出一轍；風格皆粗獷樸實，線條簡練豪放，較多用赭石和紅色，明快古拙，栩栩如生。敦煌莫

## 香港文學入樂

夜宴》為藍本的同名清唱劇也在今年初上演。

與口語化的舞台劇不同，盧定彰創作的廣東話歌劇，依託的是書面語劇本，而且譜曲時需要特別留意字詞的聲調是否變樣，難度可想而知。年初觀看《艾布爾的夜宴》時，無調性的粵語清唱形式，同時又帶有戲劇表演的痕跡，讓我這樣的藝術「普通觀眾」也覺得可聽可看，值得細細回味。

前幾日與盧定彰聊起這齣《艾布爾的夜宴》，才知最開始的創作過程竟十分「痛苦」。「因為我寫合唱作品的經驗不夠，突然之間要應付六十分鐘這麼長這麼大型的作品，是很痛苦的。」